

期待更多地方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

□孙瑞灼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年翻一番，农民人均收入5年翻一番，这个美好的愿景如何成为现实？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印发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意见的通知》。8月24日，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详释政府如何让市民的钱包鼓起来。（8月25日《扬子晚报》）

如今物价在不断上涨，居民的收入能跑赢它么？会不会5年后“倍增”变成了“被增长”？对于这些疑虑，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南京市的收入倍增计划在最终测算的时候将会剔除历年物价上涨的因素，要实现的是一个不含水

分的收入倍增。这种实打实的“收入倍增计划”可谓让人期待！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以及强国与富民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我国职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据中国社科院2008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使劳动者得以体面劳动、幸福生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是“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采取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相对于出口和投资而言“跑得最慢”。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接近60%下滑至目前的不到5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保持在70%左右的水平。显然“十二五”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摆脱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关键要让普通老百姓手中有钱。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实

现藏富于民、刺激内需、改善民生。

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来提高国民的收入、让国民分享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国民整体富裕水平的提高，这在国际早有成功先例。如1960年12月，日本的池田内阁会议通过并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最终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与中国毗邻的印度，也在全面推行工资倍增计划。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期待国内更多地方能实施“收入倍增计划”。

精益求精

肯德基、永和豆浆等知名快餐企业，被曝出使用豆浆粉调制豆浆后，网上又流传武汉许多现磨豆浆是用“豆浆精”勾兑出来的。新华社记者日前走访市场发现，确实有不少豆浆店在豆浆中添加“豆浆精”。

记者来到武汉东亭一家现磨豆浆连锁店。这里生意很好，不到10分钟时间就卖出了6杯。记者试着以消费者的身份与女老板攀谈起来。她说，现在武汉许多豆浆

店都是用豆浆粉加豆浆精勾兑而成的，但她们连锁店都是用黄豆现磨的。随后，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小桶磨制豆浆后剩下的豆渣。不过她也承认，豆浆中还是添加了一定的增稠剂。对于记者疑问增稠剂是不是俗称的豆浆精。她表示不知道什么是豆浆精，只是公司统一配备的增稠剂。记者随后查询发现，增稠剂就是“豆浆精”的主要成分。

新华社发



家长何以含泪为奥数班求情

□邓海建

8月25日，陕西西安7个部门联合检查奥数班时遇尴尬，60多名学生齐喊“出去”轰赶检查人员，甚至有人向记者泼水表达不满。（8月26日《西安晚报》）

奥数班禁而不止，这不是执法者的尴尬，而是基础教育的悖论。面对联合检查，60多名小学生齐声将检查人员往门外轰赶，闻讯赶来的家长更是含泪呼吁，此情此景，着实令人五味杂陈。

孩子的话让人如芒在背，“我不喜欢奥数班，但我们都想上好学校”。但好学校是稀缺物品，能拼智力而获得入场券的，已经算非常公平。更多时候，恰如网友所言，“家长之所以横下心让孩子在暑期上奥数班，其实也是因为孩子没一个‘好爹’”。

奥数班或者暑期补课，固然不该占据可贵童年。但问题是：取缔之后呢？教育公平能因打击奥数班而迅速实现？现实的情况是：奥数班或者学校组织的补课，基本上还

算价廉物美，无论是课业还是管理，基本与开学时差不多，家长负担也不至于过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为什么家长要含泪吁求公平教育环境的根源。

事实上，执法者再严厉，奥数就算绝迹了，也挡不住教育市场的偷梁换柱。与其把补课权交给市场，不如让学校小成本地上课。更大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奥数班的生命力，在于优质学校的供不应求；而优质学校之所以长期稀缺，是因为教育资源均衡化还只

是口号而已。

趋利避害是基本的生存逻辑，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那么，作为公共资源的教育机构，为什么不能在义务教育阶段稀释那些“重点”、“五星”等资源呢？学校分成三六九等，却要求班级不能分“快慢”，要求甄别学生的奥数等手段销声匿迹，一切注定不过是扬汤止沸。

在奥数热高烧不退的今天，仅仅用逐利的逻辑来解释这个教育顽疾，显然是隔靴搔痒。

从“萝卜招聘”到“萝卜开会”

□瞿玉杰

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李兆昌近日卷入公务员“家天下”漩涡，被网友指安排一家十几人进入税务系统上班。记者证实，其妻子、儿子、女儿、小舅子确实都在当地各级国税系统工作。（8月26日《钱江晚报》）

近年来，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在招聘中不时爆出的“量身定做”式的“近亲繁殖”事件，被网友形象地称为“萝卜招聘”。尽管李兆昌是否真的安排了十几位亲属进入税务系统上班目前尚无法确定，但业已证实的情况足以说明：“萝卜招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发展成了“萝卜开会”，令人警醒。

可怕的是，从“萝卜招聘”到“萝卜开会”，李兆昌并不“孤单”。远的不说，1月13日新华网“新华视点”栏目就以《“最牛烟草局长”的家族联络图》为题，报道了广东省汕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陈文铸通过辞退病残职工的方式为自己的亲属“腾”岗位，将20多名有亲戚关系的人员调入烟草系统并安插在财务、仓管等重要岗位工作的新闻。

如果说“萝卜招聘”只是机关事业单位用人机制上的一个“管涌”，那么“萝卜开会”则完全称得上是用人机制上的一次“决堤”。可以这样说，从“萝卜招聘”发展到“萝卜开会”，意味着用人机制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几乎已经“全面失

守”。正如有的网友所言：李兆昌即便在单位“一言九鼎”，但如果没有其他人员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他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家天下”这种如此“艰巨”的任务的。

“萝卜招聘”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发展到“萝卜开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量身定做”、“近亲繁殖”的招聘潜规则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早已变成了“显规则”、“明规则”。事实上，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萝卜招聘”在个别地方、个别部门早已异化为某些权力者的“待遇”和“福利”，甚至固化成为一种“权利”。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些明显违规的招聘条件能够堂而

皇之地出现在一些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简章之中。

从“萝卜招聘”到“萝卜开会”，不仅进一步导致了阶层固化、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而且加剧了公众对权力部门的信任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可能危及社会稳定。鉴于国税系统是“垂直管理”的部门，笔者希望河北省、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成立调查组，彻查李兆昌的“家天下”，查清每一个“萝卜”的来龙去脉，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满意的交代。同时，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从这一事件中举一反三，重新审视机关事业单位用人机制上的漏洞，亡羊补牢，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重视“加名税” 争议背后的 “焦虑症”

□黄栀梓

近日，南京率先出台新政策“房产证加名征税”，要求对进行婚前房屋产权证加名的房产所有人征收契税。国税总局方面昨日表示“南京房产证加名征契税，属于地方政府税收行为，短期来看，恐怕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类似政策。”（8月26日《新京报》）

国税总局的回应似乎给地方政府部门的冲动注射了一剂“退烧药”。“加名税”其实并非刚开征的一种新税，而是在契税这个老税种征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之所以被公众和媒体聚焦，主要是由于在其背后存在着物价上涨、房价居高不下、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压力加重等民生焦虑，而物价高企本身就间接税税负过重、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承担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民生焦虑中本来就包含着税负焦虑，“加名税”无疑又使得婚前房产证需要加名者的税负焦虑加剧。

在笔者看来，所谓“加名税”征还是不征，取决于各地执行相关法规的“严”与“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婚前房产证加名征税是有法可依的，我国《契税暂行条例》规定，在我国境内转移房屋权属等，承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契税。若婚前的房产属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要把房产变成其共有财产，就发生了财产转移，理应按一定比例征税；从宽处来看，夫妻任何一方婚前购房时已经缴纳过契税，在其婚后加名并未真正发生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却要加收一定比例的契税，多少有重复征税之嫌，在当前物价普涨、房价高企的高生活成本重压下，缓征“加名税”也是合乎情理的。

时下，社会公众大都有生存生活焦虑，广大纳税人有税负焦虑，但一些地方政府也有发展速度焦虑、债务偿还焦虑。财税部门常常处在由这些焦虑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上，甚至卷入公众舆论的漩涡中，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严格税收执法，恪尽职守地为国聚财，把该收的税全部收上来，以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民生福祉更大程度改善；另一方面又要顾及民生感受，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力求做到“既在大雁身上拔毛又不让其产生痛感”。在这种情况下，把握好“严”与“松”的尺度十分重要，却又非常艰难。

由此可见，有网友指责“加名征税”是“趁火打劫”、甚至有知名人士指责“加名征税”是“生财无道”，这是因缺乏理解而对处于两难境地的财税部门的一种误解。征收“加名税”本身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真正严重的是隐藏在“加名征税”争议背后的种种“焦虑症”。

要消除各种社会焦虑，对财税部门来说，必须深入推进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导的税制改革，逐步减轻生产经营企业、流通领域易于转嫁到普通消费者的间接税税负；对地方政府来说，则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创新发展理念，适当放慢脚步，克服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政绩“虚妄症”，带上收入增长尚未跟上财政收入、GDP增长速度的城乡居民一起上路。

偷窃损毁光缆，
危害通信安全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周口通信传输局护线电话(0394) 8388365